

琴台 琴瑟 彥火

一點感想

一九七九年知名詩人艾青夫婦途經香港，赴美國參加「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」，由我出面接待。臨離開，他們夫婦惠贈張行先生的一幅焦墨山水畫給我，上款題了我的名字。

這是我第一次親炙焦墨山水畫，我一直把這幅畫掛在客廳中。這幅畫用枯墨畫山水，畫中央是一株高度約二米而瘦骨伶仃的樹，大地是荒涼而冰凍的。雖然這是一棵禿樹，但枝極挺直撐空，如劍如戟，有一種死而不僵的精神，令人肅然起敬。每次我經過它，都要駐足而視，精神為之抖擻。

這幅畫有點簡約，意境盡在不言之中。多年前，有一次與世界著名鋼琴演奏家傅聰做訪問。

他談到伯牙與鍾子期的高山流水，決不是一般俗人眼中的高山流水。因為高山流水不是具體的，只有知音人才可以意會的。伯牙與鍾子期式的高山流水，是兩人通過音樂而達到神交境界。

這一說法，有點玄，卻近乎禪意。這使我想起來代圓悟禪師的語錄：「春色無高下，花枝自短長。」春天百花吐艷，本無高下之分，世人卻把她們劃分貴賤等級，失去天籟的本意。

近年較多涉獵劉國玉老師的焦墨山水畫，劉老師用的是枯墨與濃墨並舉，筆下只用濃淡得宜的墨汁，漫漶紙上，描出層次豐富的山山水水。從他的畫作，我彷彿都能聽到風聲、水聲、山色、光彩等紛繁的層次。還有從畫中透視的意蘊。

這已不是一般意義的山水。我在辦公室懸掛了劉老師的山

水畫。這是一幅大筆墨畫，遠山蒼茫，中間雲霧、山巒掩影下茅屋錯落，近處流水淙淙，竹影蕭蕭，煙水氤氳，瀟灑畫面，壯闊而細緻，呈現出青山永不老、綠水恒長流的澹雅況味，來訪者無不稱許。

記得齊白石曾說過，「大筆墨畫，難得形似，纖細筆墨之畫，難得神似。」如果能達到這種「難得」的境界，便可進入叫「隨心所欲的快樂境界」（齊白石），套黃苗子的話說，若要達此境界，是要吃力勞動、痛下苦功的。

從哲學觀點說，「吃力勞動」是必然王國；到了齊白石所說的「隨心所欲的快樂」，已達到自由王國、收放自如的境界了。

我想，也許可以出世與入世相繪之，入世的努力，達到出世的意境，「快樂」則是現世的。

我想說的，劉老師已深諳「隨心所欲的快樂」的旨趣了！



作者把劉國玉焦墨山水畫懸掛在辦公室。 作者提供

爽姐 私語 林爽兒

王子，祝福你們

相信好多人都聽過，都知道「生煎包王子」蕭潤邦(Oscar)，當他還是做樂隊的時候，對他印象很模糊，只記得有這麼一個名字，直至到他開了生煎包店，我才開始留意他，那是因為自己喜歡吃生煎包。

所以當他開了第一間店，我便急不及待拉着老伴去幫襯，那是一間很小的店，又長又細，一邊是煎生煎包的，一邊只有幾個位置。當時他自己也要做主廚，站在開放式廚房裡煎包，我邊吃生煎包，邊看着他專心地在煎包，我傻吓傻吓還想跟他打招呼，其實他不認識我，所以第一次見他，咱們都不是認識的，當時我心裡在笑，笑自己白癡。

後來知道同事認識他，我也特別安排了藝人去他的店，吃他的生煎包，為他的店舖做訪問。那是張敬軒，也多謝張敬軒，他明知是幫手宣傳，二話不說便答應了。而我和Oscar雖然未認識，但我依然獨自去他的新店，那時候他已從那間窄小的店搬到比較大的店了，亦證明他開始做出了成績，我經常因為他的生煎包，獨自去幫襯。我一直悄悄地留意這男生，知道他很努力，很用功，為了生意做得更好，他去進

修，他去改善他的出品，如今已經開了很多分店，又增加了很多新產品，生意的確上了軌道。

我跟他直到最近才正式交了朋友，同時看着他走進了人生的另一個新階段，娶了漂亮大方、爽朗可愛的江若琳(Ellanne)，成家立室了！婚禮上，一對新人由前一晚上頭忙到第二天正式宴會，新娘子的造型得到很多好朋友的支持和贊助，包括很多女星都喜歡的品牌鞋Rene Caovilla，我笑新郎哥有福，娶到個人人都愛錫和讚賞的淑女！新郎哥聽了向我古惑地笑了！



一對新人接受爽姐祝福！ 作者提供

路地 觀察 湯禎兆

孩子所承受的壓力

和幾個家長談起，現在的孩子比我們承受更多壓力。課程固然愈來愈深，而要求的課外活動比我們小時候更多。

有一位家長說，整個星期六也沒有了，我想一想，不只是早上才有學校的課外活動嗎？他說孩子還要去英國文化協會學英文。我忍不住問：那不是學校問題，你同情孩子，為何又要她去上英文課呢？學校教得夠？他說自幼稚園開始，媽媽便要孩子去上了，因為想平衡本地幼稚園英文語境的不足。他和太太在此意見上有分歧，他說沒有辦法，自己也有覺得孩子太少時間和他相處，一起玩樂的時間嚴重不足。

學校有壓力，家長怕孩子落後他人，又再給壓力，然後父母有一方怕孩子不夠時間玩耍，又再增另一重壓力。在以上的環境下，孩子怎會開心呢？我們的孩子也讀本地學校，也覺得英文語境不足，但真的不想

給他上學術性的英文課，實在太沒趣了。有朋友介紹不如上英文教練教的運動班，或給外國人的手工班也好，最後我們選了英國人開的自然學校，偶爾去玩；平時看動畫或電視的話，盡量就讓他看英文版而已。

太太回想自己的英文水平，學校應記一功，另外就是青春期待喜歡聽英文歌和看美國電視劇，大學時交了些外國人朋友，就自然好起來了。香港的家長很在意學習黃金期，覺得小時候學的東西，好像會特別容易學識。但有時過火了，會犧牲了孩子的情緒和創意，因為時間都用在被迫的學習身上。

七歲前，我們較在意他學不學懂跳單車(平衡)、收拾書包(自理)、和朋友好好相處(社交)和理解自己的感覺(情緒)。其他的，一定可以慢慢學，而且就算學得不好，有了這些健康的習慣，也不用太擔心孩子吧！

天言 知客 楊天命

新的一年，哪些生肖桃花最旺？

豬年將至，天命提前祝各位讀者新年萬事順利、心想事成！解讀新年流年運程，最好當然是細閱個人命格。但一說到新年，生肖仍是難以忽視的主角之一。那麼在農曆豬年，哪些生肖桃花運最旺呢？

屬「鼠」的朋友，今年的桃花運比較特殊。為何說是「特殊」？皆因影響閣下的「咸池」雖屬桃花之星，但代表着兩層意思：若是良性桃花，自然皆大歡喜；否則，便可能象徵桃色陷阱。請閣下務必擦亮雙眼，仔細甄別。但你的「桃花」對事業亦有意義，吉星「天乙」、「太陽」代表着對事業的正面力量，男性事業得到幫助，女性則能得到男性貴人相助。若能事業愛情兩得意，豈非樂哉？

屬「龍」者在豬年將會得到「紅鸞」星助力，所謂紅鸞星動，代表着旺盛且正面的桃花助力。若閣下目前單身，則可能在新年覓得意中人；若閣下正處於戀愛但尚未結婚，那麼今年很有可能「拉埋天

窗」。哪怕閣下自認為是「愛情絕緣體」，目前不想把愛情列入人生的「任務清單」，運程也會為工作(尤其是以人際交往為主導的職業)帶來助力。此外，你也會得到貴人相助，只要謹慎理財，將會相對順心。

若生肖為「狗」，今年能夠得到「天喜」的助力，不但可能在拍拖、結婚、生育方面有所收穫，同樣在人生的其它方面也會有喜事降臨。閣下若有閒情逸致，不妨多加抽獎活動(甚至可以考慮以合法合理的形式購買彩票)，因為在這一、你可能會是老天爺眷顧的「幸運兒」呢！只要知足常樂、學會積極處理負面情緒，同時避免動土，相信你將能好好把握生命中幸福的步調。

不知閣下的生肖是否榜上有名？若暫時沒有，也別着急，接下來的兩期，將會是「事業旺盛的生肖」與「犯太歲生肖指南」，若想了解自己(或親友)的生肖，請拭目以待！

水過 留痕 少爺兵

雨露均沾做到位

電視台自我舉辦的「視帝視后」選舉，難免令人有點「小圈子選舉」的感覺(俗語稱：自己玩晒)。如TVB舉辦的《萬千光輝頒獎禮》對香港觀眾而言，獲選為視帝視后的男女藝員，是否他們心中的人選？這是「見仁見智」的問題，但娛樂性的事情，倒不失為觀眾茶餘飯後的娛樂話題。

今年的頒獎禮觀眾看到現場男女藝人也好、幕後製作團隊也好，都呈現一片和諧及互相打氣支持的歡樂氣氛，不是每年都能看到或感受到的景象。對今年頒獎禮各獎項的賽果，圈中人和觀眾對部分獲獎的男女藝員，非戲劇組節目都表示認同；尤其是對獲得「最佳女主角」獎的女藝員林淑敏(《愛·回家》飾演大姐)，相信不少觀眾和筆者一樣為她拍掌歡呼，因為大家看到林淑敏在其演藝工作上一路走來的努力和付出，她得獎是實至名歸。而獲得「最佳節目」獎的《女人四十》，田蕊妮在節目中表現亦大受女性觀眾的歡迎，節目中的話題和實話實說，完全觸動着女性觀眾們的心坎，由已屆四十歲的田蕊妮擔任節目主持，引起女性觀眾的共鳴感就更大。

不過對於「飛躍進步女藝員」獎由前港姐馮盈盈獲得，倒令不少圈中人感到意外，甚至驚訝地說：「馮盈盈的表現有多大進步呀？大家心裡都有答案啦！如果指某藝人在工作上有所進步，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反對這說法，但若冠以『飛躍進步』就代表她的進步是進了很大步，令人刮目相看才可以配得上飛躍進步這四個字的實質意義啦！」筆者個人對「飛躍進步女藝員」獎一直看好女藝員張曦雯，她在《飛躍生命線》一劇的演技表現，的確是令觀眾有大躍進的感覺。

有TVB中人表示，對今年頒獎禮的賽果有部分已是心中有數，八九不離十的，而令他們開心的是各獎項的「雨露均沾」賽果，做得比較「到位」！

百家廊

采拉

三角梅之島

清晨打開窗戶，露台上的鮮花用五彩繽紛的顏色迎接我，有幾盆特別耀眼，顏色不同，但仔細一看，品種相似，薄薄的花瓣稍嫌瑣細，倘若一朵一朵綻開，成不了大氣，但這花盛放的時候，喜歡呼朋喚友以大叢大叢的形象出現，縱然沉默無聲，卻帶給人一種熱烈歡欣明亮喧囂的喜悅，尤其今日上午，燦爛的陽光非常配合地把花兒映照得璀璨奪目。

早餐時提起窗外美艷絕倫的三角梅，加了一句，這是廈門市花。一起早餐的南洋人愣了一下，那花，不就是我們那邊的九重葛嗎？

1993年，我到廈門大學求學，只知九重葛，後來才聽說這花名三角梅。之前都喚它九重葛、寶中花、葉子花等。馬來人直接就叫它紙花，因為花瓣輕薄似紙。告訴我三角梅的人是我短居廈門時的水墨畫老師白磊院長。

到廈門大學上短期文學課，每天下午放學後，從住宿的蔡清潔樓走過芙蓉湖，出南門，佇在公交站等車。旁邊是南普陀寺。當時學生們叫這裡廈大一條街。幾乎全校學生的逛街、吃飯、購物等日常活動都在這兒。最難忘的餐廳是林家鴨莊和當年唯一一家西餐廳。喜歡林家鴨莊的白米飯，上世紀90年代提供顧客台灣蓬萊米的餐廳極少，這對無米飯不歡的我是最大賣點。這之前，住在南洋的我以為我最愛吃麵包，到了廈門才發現米飯比較可口，每天不是中午去吃飯就是晚餐時間到林家鴨莊報到。人在南洋吃西餐並不稀罕，但廈大一條街的西餐，提供客人的套餐，非常正式，既有餐前開胃紅酒，蘑菇濃湯和小麵包，還有飯後甜點(通常是冰淇淋)，用餐時一樣一樣出菜，室內播放西洋音樂之外，還有中國歌曲，這在南洋是沒有的，旋律都是慢節奏，有小日子的悠閒。可惜西餐名字給忘了。

不在西餐廳晚餐時，就到鼓浪嶼度黃昏。自廈大南門上公家車，車子一路走到底，終站下車便達輪渡碼頭。過海到鼓浪嶼，上岸時間往往和夕陽相遇。和同房的瑞典同學珍妮談得來的原因是兩個人都沒有特定目的地。鼓浪嶼吸引我們的是全島無車，無論居民或遊人，貴族和平民，一致步行。金黃陽光下隨意漫步，那時不知鼓浪嶼號稱「萬國建築博覽」小島，後來更變成一天幾萬人湧進來觀光的世界遺產旅遊勝地。我們總是閒閒漫無目的穿過許多多年久失修的老別墅，也沒用心去查詢是哪位名人故居。那些錯落有致，依着地形而建的歐式、南洋式、中西合璧式的古老房子，原本風姿綽約，風情萬種，卻在無情歲月的摧殘下，變成破損不堪。飽經滄桑，暗淡無光，然而斑駁之間有種幽靜的美，給兩個外國學生歲月靜好安然若素的快樂。坐在海邊，看着夕陽將眼前的老屋子和花樹都慢慢變成剪影，一邊吃海鮮晚餐，叫來的菜餚很家常，一點不豪華，可飯菜美味不輸大飯店。

一回我一個人，從公交站走出去，見到中山公園，於是半路下車，公園裡有個廈門畫院。看了一個下午的畫，隔天問我的指導教授認識畫家白磊嗎？原來是畫院院長。我說要拜白院長為師，白院長說他很忙，沒時間教我，但他畫了兩幅畫給我。一是幾朵菊花，一是兩隻麻雀。畫好之後，我問白老師，廈門路邊到處可見，那一叢叢五顏六色，花瓣像紙張一樣薄的花叫什麼？白老師沒畫三角梅給我。他只告訴我花的名，還強調了一下，三角梅為廈門市花。

三年前再到廈門，車子一開上環島路，入眼都是三角梅，然後我就遇見具有藝術特色和地域特徵的音樂五線譜雕塑，長247.59米的五線譜是歌頌廈門著名步行島《鼓浪嶼之波》樂譜，這1998年建成，2000年即被列為「健力士紀錄——世界最長的五線譜音樂雕塑」。「大海冥想曲」、「大橋訴說」、「選擇」、「生機」、「海浪花」、「媽媽帶我去游泳」、「馬拉松雕塑」等等讓環島路洋溢著優美的旋律。還有什麼地方，能夠把一首首歌曲，演繹得如此大氣呢？走過環島路，你就明白為何這裡被稱為廈門的黃金海岸，藝術正是含金量的最高標準。

住在濱海灣花園，走出家門，一路都是花樹，這樣的人生就叫幸福。過馬路對面，那融合自然景觀為設計方案的「以天為紙，以海為墨」書法廣場便在眼前。客串導遊的廈門人淡淡說「這裡佔地三萬平方米」，南洋來客張口結舌的表情裡盡是驚訝，廈門人輕輕又說「主題為『書畫島胸懷，展大海豪情』。」

蔚藍的天和湛藍的海連成一片，廈門人再

指着三面巨石雕塑群說明「你看這最高的《甲骨支表》，是殷朝的日曆。」原來「甲骨文是殷商時期，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，是書法藝術史的開端。為後來的篆書、楷書的結構提供了啟示。」另外兩處，一個直立但較矮和另一個近乎躺着的石塊，分別是5至7千年前半坡遺址人面魚紋陶盆殘片和西周的契約文書，相信不少觀眾有系統上課的書畫愛好者，這回開了眼界，長了知識。不遠處是宋代大儒朱熹的「海闊天空」，最歡喜的是遇到豐子愷畫的弘一大師造像以及大師的書法「悲欣交集」。某年在泉州看見「悲欣交集」時，恍然大悟：人生本來就是悲欣交集呀。從此對生命有另外的理解，並把大師簡淨清淡，充滿禪味的書法放在心上。大師說過「應以人傳藝，不可以藝傳人」謹記至今。

不是刻意慢走，太多精彩的作品讓遊人腳步無法快速跨前。廈門，竟然用一個佔地如此寬廣的海灘，擺上大大小小的摩崖石刻來展示歷代書法精品，來展現中國文化的最精髓部分，一如環島路中間的隔離帶上的五線譜，是藝術創作中的創新手法。

廈門最成功的文創景點是曾厝垵。夜晚的曾厝垵燈火輝煌山人海。聽說這是「中國最文藝的漁村」，文藝通常被冷落，不是寂寞就是安靜，但這個充滿文藝小清新店鋪的村落，有過多琳琅滿目的小吃，多元文化的酒吧，情調豐富的咖啡廳，人頭攢動，摩肩接踵，叫張看的人必須穿過別人的頭頂和肩膀才能觀看，叫步行的人無法向前步行。

不喜人太多的景點，但曾厝垵真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度假小漁村。遊客看見店的名字就開始瘋狂，我聽到眾人的驚喜聲包括：「晴天兒」、「輕塵別院披薩店」、「渡口書屋燒烤屋」、「三年二班」、「囍堂——寄放時光，留守天真」、「轉角遇到愛」、「一米陽光」、「守望者」……每一家店都有一個背後的故事，想要發掘內情的遊客，那就多留一宿吧。

小資情調的曾厝垵，巷弄裡植滿花草樹木，三角梅更是最常見的花。春天才是開花季，三角梅在廈門卻沒有季節，日日開花。可惜沒機會四季都人在廈門，只能在南洋家中書桌攤開宣紙，筆下絢麗的三角梅，瀟瀟出我對美麗廈門的思念。

鵬情 萬里 趙鵬飛

致讀者，別了2018

不管開心與否，收穫豐盛與否，時光流水，從不會為誰停滯半分。這是《鵬情萬里》專欄，跟讀者在2018年相見的最後一篇文章。傳媒的蕭瑟感正在成為常態，即將逝去的2018年，又有一批紙媒跌入故紙堆，成為鐫刻着大量社會變遷細節的歷史。即將來臨的2019年，每況愈下在所難免。媒體人的掙扎從來都未停止過，因為事實和真相需要被挖掘被公之於眾。質疑和監督的生命力，比任何一種權力都更為堅挺和持久。

站在年尾，想起今年兩個在媒體上爆紅的雲南人。一個是年初頂着一頭冰花去上學的雲南魯甸男孩。滿頭的風霜，長滿凍瘡的雙手，還有冰冷的教室、破敗的房舍，激起了所有讀者的溫情和善意。媒體蜂擁而至，貼上冰花男孩標籤的他，迎來了最多陽光的一天。

另一個是容顏蒼老與年齡極不匹配的80後鄉鎮黨委書記。因為一份偶然被公眾觀看的任職公示書，掀開了基層鄉鎮公務員、日常艱辛不易工作場景的一個角落。沒有誰的青春不寶貴。早生的白髮，早衰的面容，是人生歷練的集中投射。面對突然密集襲來的採訪邀約，這位幹部很質樸，一句「我們鎮長也是80後，他的頭髮也有點

白」，就讓對面的記者笑中含淚，也讓持續觀這宗新聞的讀者，忍俊不禁的同時，又心生關切。

兩個在媒體上引發現象級傳播的普通人，讓我更為篤定地相信，讀者對人生冷暖的感知沒有改變，讀者對鮮活內容的渴求沒有改變，讀者對有效信息主動接收的態度，也沒有改變。

相較於瞬間就能導致網絡癱瘓的明星出軌、藝人家暴，相較於動輒刷屏的富豪境外性侵女生、貪官生活腐化、普通人的生平遭遇，更能觸人情腸。名人排開富家八卦，只是茶餘飯後拿來消食的談資，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樂世間百態，才是細水長流裡，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。讀者的認知和評判能力不容低估、輕視。活在當下，既有溫暖的瞬間，也有冗長的煩悶，還有滋生了漫天的焦慮和彷徨。不卑不亢的視角，悲天憫人的情懷，附着在真實鮮活的新聞故事上，足以讓受眾為之動容、停留，也足以判定一個媒體是否有繼續存活下去的價值。

今年上映的國產電影《我不是藥神》，以超過30億元人民幣的票房，注定要載入中國電影史冊。比高票房更受矚目的，是這部現實主義的片子所引發的討論，從街頭巷尾蔓延到網絡空間，從朝野之遠擴展到廟堂之高。以至於國務院總理

李克強以此片為例，下令進口藥品的銷售價格盡早降低，以解癌症病患燃眉之急。片子雖然還未在香港上映，內地熱映期間，香港報章上的討論之聲此起彼伏。一則事關公眾用藥的新聞故事，以電影的方式呈現出來，引發如此大的社會反響，亦值得所有新聞從業者，作出深入思考。

獲取信息的載體從報紙電視，大面積轉移到手機屏幕之上，信息傳播的方式不可逆轉地從被動接收，轉換成了主動群發、同步互動。不能改變的，是媒體人對優質內容永不停息的追求，和對精良製作片刻不曾鬆懈的要求。為了適應技術革新帶來的行業巨變，傳統媒體無一例外在竭力尋求突围。很可惜，當下流行的媒體轉型之路，頗有捨本逐末之嫌。

每個人看世界的眼光都有所分別，每個人對待世情百態的態度都有所區分。感謝各位讀者的厚愛，感謝版面編輯的精心編排，感謝版面校對的悉心糾錯，在2018年的50餘篇專欄文章中，聽我絮絮叨叨地訴說春花秋月裡的粗茶淡飯，描摹眼見耳聞的各色人生故事。或哀嘆，或悲憫，或激昂，或喜形於色，或如坐針氈，或不吐不快。惟願即將來臨的2019，我們一如既往，結伴前行。

我本平庸，惟此真心。